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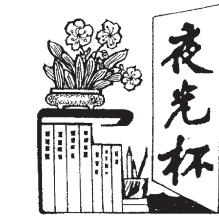
高中毕业后的第二年,《初恋时,我们不懂爱情》的电影上映了。片名很好地诠释了我们的青春我们的高考:走上高考考场时,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懵懵懂懂的,对心有所期的大学,其实一无所知。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,高考都是先填志愿后出分。现在,电视台每年都有志愿填报大直播,无论城里的,还是乡下的,

的考生报志愿,父母们都跃跃欲试,问熟人,找参谋;而在当年,我们农村考生,信息闭塞,资料缺乏,

经验为零,何时填报、填报什么,都是一笔糊涂账。没有外援,父母不懂,老师也是象征性地指导一下,最后是“我的青春我做主”,真的自作主张了,那感觉,三个字可概括:蒙、懵、梦。

同桌的同学模成,填



生了十几天的病。奇怪,我反倒坦然、静然、安然。这是为什么呢?

身体好的时候,脑袋不停,双手不停,似有无数的事在等着我,“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”。可惜人只有两只手,做不完,焦急、自责就都来了,好像有谁在后面催着。这个时候,身体是完全被忽略的,忽略到感觉不到它的存在。

日本作家渡边淳一在他的《幸福达人》里说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,还记得那几个过目难忘的字:舒服地小便。由此引发出,人能“舒服地小便”那是幸福,因为这表明身体的器官没有毛病。而健康,就是“感受不到全身器官的存在”。作为一个医学专家出身的作者,渡边对身体与人生幸福关系的分析与认知,是很独到也是很让人警醒的:是啊,在好受的时候,对于身体的每一个器官,比如说胃、喉,比如说心脏、肾脏、肝脏——人们是难以感受到它们的存在。它们在日夜地、辛勤地为主人工作着;然而,当某个器官出现了疼痛或者其他不适时,你才注意到它,感觉到它的存在。

生病时身体当然不好受,但是它的存在这种感觉却提醒了我:有时候,人,必须要停一停,静一静,放一放。停下来,静下来,放下来,心变得安然。想想挺有意思:人,往往在“身安”的时候,心思就像长了草,躁动不安;而一旦身体不安时,反倒容易心安下来——原来,并没有什么什么是放不下的。

就此有了一个结论:生病,有时不一定是件坏事。

与一位东北网友闲聊,谈到深圳的绿道。我问:“你们那里也有绿道吗?”她说她所在的城市没有绿道,只有白道。我好奇地问什么是白道,她说:“白道就是大雪铺出的道,是大自然给东北的特色,不用花钱,不用人工,北风刮,银装素裹。”

我这才明白,这位网友原来在调侃我。想必她以为“绿道”是我虚构的子虚乌有的词汇,便创造出东北特色的“白道”,对我“以牙还牙”。冤枉我也!“绿道”真不是我信口开河,捏造出来的词汇。

在深圳,很多绿道旁的告示牌上,都能看到对绿道的定义:“绿道,译自英文名greenway,是指以绿化为特征,将公园、自然保护区、风景名胜、历史文化古迹和城乡居住区串联成网,供市民休闲游憩、运动健身的慢行道路,集合了生态、文化、休闲、景观、通行功能于一体。”定义略显生硬,似乎未能描绘出绿道在深圳人心中诗意的模样,那就顾名思义一把,把绿道释作“绿色的道路”吧。一些绿道,颜色确实是绿

报志愿时,懒得去问,去查,去想,前半部分,干脆直接照抄我的志愿,后半部分,索性填的是邻座同学马兄的几所学校。我们都是青春不设防,根本不想他可能就是我的竞争对手。后来,模成和马兄果然是一所公安专科学校的同班同学,现在成了家乡公

高考时,我们不懂大学

周云龙

安战线的同事。——这段不解的同学、同事情缘,完全“抄”来的。

同龄的朋友张兄,城里人,他的高考有着另一种戏剧性。那时,他母亲在南京郊县农村中学教书,特意给他安排在南京市区一所本科达线率很低的中学校念书,目的是让他学好英语,当时,英语是最分分的一门课。结果,他英语没学好,其他成绩也不咋的。高考前夕,学校田径队在训练,他简单参与了一下,轻松跃过了跳高横杆。老师看他有潜力,直接把他拉去参加市里的中学生铁人三项比赛,他居然拿到第三名。高考时,为了咬准自定的本科目标,在招办

工作的父亲直接帮他报了体育系。那一年,他是学校考取本科的两名学生之一。刚入大学时,觉得很爽,天下还有天天踢球这等好的专业?可是兴头过后,他开始怀疑人生,一想到自己将在操场上奔跑一辈子,心里一阵阵发慌。

有人发誓一定要考本科,有人只想读个大专。朋友清晓,在我们之前好多年入学,录取的是专科。后来教育部的一次会议决定改为本科,好多人都欢欣鼓舞。不过,这个好消息并不是所有人都乐意听到,最后很多老三届学生,还是坚持向校方要求提前按专科学历毕业了,因为他们都成了家,家在农村的要承担养家糊口的重任。清晓参加高考时已是厂里的工人,关心他的邻居都劝他三思而行,因为上大学意味着至少要损失四年的工资。幸亏当年的他足够喜欢艺术,最终如愿考取理想的学校。另一个收获是,他终于搞清了本科专科的概念——之前他一直以为专科更高级,“又红又专”的“专”嘛。

50后、60后的高考故事,好多听起来是奇谈,说起来是笑话。今天的考生,早已不满足于“考得上”,更要“考得好”,所以他们在参加考试时,在志愿填报时,压力倍增。这压力不止来自自身,更多源于父母长辈。当年,我们尽管有应试时的焦虑、选择前的茫然,失误后的纠结,但基本上是“一个人在战斗”,不像现在的考生,首先面对的是父母没完没了的规划、研判、设计、建议。这一代父母,基本上都是久经考场的“斗士”,都有丰富的临场经验,并且大多是考场的失意者,所以,孩子们学业、心理上的每一个问题都在父母的算计和掌控之中。

另一方面,网络时代,资讯海量,现在的孩子注定了要比他们的父母更纠结,更痛苦,因为他们知道的东西更多、更细、更精准。选择之多,也是烦恼之源,压力之源。

色的。深南大道等街道一侧的人行道上,除了盲道,还镶嵌着一条大约两肩宽的沥青路,染成绿色,专供自行车通行,称作“自行车专用道”。犹记得初到深圳,亦不知这窄带状的小路作何用,只偶尔看到两少年骑自行车闪过。川行的车流

马继远

被清风吹得飞扬起来。海边绿道,自是另一番风景。深圳湾公园内的沿海绿道,是自行车爱好者和徒步者的乐园,从早到晚,人流络绎。到了晚上,一湾浅浅窄窄的海水,对面是香港天水围的万家灯火,这边是深圳的无尽繁华,海浪温柔拍打堤岸,除了放松休闲的人们,会有不少年轻人站在海边,上演一出浪漫戏码。深圳的绿道种类很多,有省立绿道、城市绿道、社区绿道,有自行车专用道、健康步行道。各种绿道交织成网,如果时间和精力充足,沿着绿道可以走到很多风景区。前几年,国际环保组织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将深圳评为国内除香港外“最适宜步行城市”,正因深圳有这丝带般萦绕着的数百公里绿道。

绿道拉近了人和自然的距离,让都市人的生活变得更加清新自在,也成为深圳很多人引以为豪的城市特色。和那位东北网友说起绿道时,如果是我无意间流露出的“傲娇”情绪刺激到了她,让她抛出“白道”之辞,那可一点都没冤枉我。

近日,湖南省省长杜家毫在一次会议上,披露了自己在长沙街头的尴尬遭遇。当时,他骑着自行车,在过天桥时只能扛车过桥,却被交警拦住教训一顿;而在转弯时,他做手势示意后面车辆注意,竟招来出租车师傅的嘲骂:你摆什么谱啊……凡此种种,全是由于当地百姓没有认出他是一省之长,否则何至于此?

看到这条新闻,我有点忍俊不禁:哈哈,真好!

是的,我在“幸灾乐祸”。我盼望,像这种“大水冲了龙王庙”的尴尬事,真该“多多益善”。这倒并非我的心理阴暗,而是有些领导干部太需要这种“挫折”教育了。

我曾忽发奇想:那些居庙堂之高的“长”们,是否也有“有幸”遇上像百姓们那样的闹心事?仿佛是回答我的提问似的,去年的“两会”上,民航局长李家祥坦言,自己坐飞机也遭遇过延误;交通部长杨传堂则感叹,家人连续三年车牌摇号没摇上……

为官一任,理当为民解忧。干部,实在不应该疏离群众的,否则,民忧从何而知?有人说,现在是信息社会,笃定可以从会议、信访、媒体等渠道中来。这当然是不错的。不过,渠道是否通畅,信息是否一手,感受是否真实,这就未必都能得到保证。要真正体察民忧,何妨亲自去体验一下。“有幸”身领亲受这些弊端,强化治理之心自然迫切。

行笔至此,我忽然想起27年前的一条热点新闻——“商业部长买了劣质鞋”:商业部长在短短两年中,居然“霉”开二度——与劣质鞋两次相逢,由此可以推测,普通百姓与伪劣商品邂逅的概率有多高,一时举国哗然。部长当即发下铮铮誓言:“只要我在商业部,就要管下去。”由于部长躬逢其事,产生巨大震荡;有关部门闻风而动,肇事单位则诚惶诚恐,找原因、查制度、订措施、抓管理,形成围剿之势,坏事成了好事,那一段时间假冒伪劣商品成了过街老鼠……

不过,要“零距离接触”,也不容易。首先要有敢于直面自身痼疾的胆识,不遮盖问题,不回避矛盾;再要有深入民众放下身段的勇气,否则难免如蜻蜓点水,浅尝辄止。有决心,才有担当;有诚心,才不会作秀;有耐心,才能解决问题。

我为杜省长的敢接地气、不忘初心的行动点赞,特别是他在这次尴尬遭遇后的一段话:我们一定要以普通百姓的身份和角度去感受,让城市更有人情味!

家有考生,今天怎么做父母?我以为,最要紧的是,给孩子减压。减压不妨从尽早的放手开始,把选择权、决定权,交给已经成年的孩子,要让他们学会对自己的未来负责,给自己的错误买单,不要时时刻刻都精细化管理,不要把孩子逼成“精致的利己主义者”。何况,现在可供选择或修改选择的机会越来越多,一次走偏或失误,前方还会有好多出口可以掉头或改道;何况,错过的路上,可能也有不错的风景。60后以及50后的高考故事,还不能说明一些问题吗?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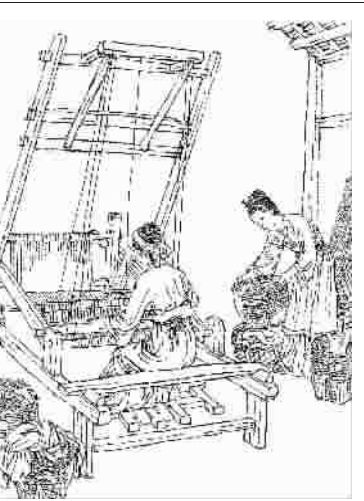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周五下班路上,我收到了女儿老师的短信:各位家长,下周一早上您的孩子在幼儿园验血,尽量不要请假……

回复完收到谢谢的短信后,我合上了手机,却是合不上忐忑的心。犹记得,女儿几个月的时候,去附近的地段医院例行体检。红润润的小手伸出来,医生轻轻用工具在上面划一下,随着一阵迅捷而洪亮的啼哭声,殷红的血微微从手指中渗出。女儿的哭声一直持续了好久,她的母亲轻轻搂住她摇晃着她,嘴里不停说着不哭,不哭,乖。随女儿一同陪去的奶奶,看着孩子哭成那样,心疼的眼也红了。

还有一次,也就是一年之前,女儿感冒了,小小的额头烫得吓人。我抱着女儿和她的母亲一起去了医院。医生看完后,开了个方子,还是要验血,说是要检查下血液中的白细胞浓度。我们抱着女儿,让她轻轻靠在验血的窗口,小手轻轻伸了出去,又缩了回来。反复几次,让化验的女护士都笑了,说,小朋友,别怕,勇敢一点。女儿伸出手,护士用工具轻轻一划,血渗出的同时,我没听见哭声。看向女儿时,还是看到了她眼中饱含的泪。但这次,女儿没有哭出来。

我到家时,女儿已经在家了,正在房间里东蹦西跑地玩,把个玩具也是摊了一地。我把她叫过来,让她站在我的身旁。我蹲下身,不知不觉女儿已经比蹲下来的我高了,我问,今天老师和你们说了下周一要验血吗?女儿点点头,说,说了。我又问,那你会哭吗?女儿有些犹豫,然后摇了摇头说,不会。



女为悦己者容——衣服,算得上是悦己的重要装备。古有“女儿乐,秋千架上春衫薄”,今有购物车里堆满心头好,高呼“买!买!买!”——每位女子都经历过的这种终得美服一件、春光满面的大欢喜,均与一位七百多年前来自上海松江乌泥泾镇的普通妇女有关,她叫黄道婆。

想来有趣,若无黄道婆这样一位德才兼备的“国民导师”,革新纺织技术、提速纺织效率、创造出一门新的棉纺织技艺,或许今日的所谓“败家族”即便袋中有银两,也无法随心买买买!说她“有才”,因她结合江南丝织技艺,改革海南崖州纺织技术以及相关设备,新创出了“乌泥泾手工棉纺织技艺”。这种技艺的高超之处,一是“纺”,改革单锭手摇纺车为三锭脚踏棉纺车,大大提高了纺棉的效率;二是“擀”,引进了轧棉的“搅车”,一改当时用手剥棉籽或用铁杖擀去籽的落后状况,进入半机械化作业;三是“弹”,用竹取代木头制作弹弓,弹槌,制成4尺长装绳弦的大弹弓,工具轻便,敲击振幅大,强劲有力,可谓事半功倍;四是“织”,发展了棉织的提花方法,能够织造出呈现各种花纹图案的棉布。至于“德馨”呢,则是因为她将这些谋生秘笈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当地妇女。

“乌泥泾手工棉纺织技艺”不仅改变了国人上千年来以丝、麻为主要衣料的传统,使明清两代全国范围内的底层百姓用棉衣御寒,且催生了一门新兴产业,使松江一跃而为全国最大的棉纺织中心,让乌泥泾棉织物获得了“衣被天下”的美誉。如今,在黄道婆的故乡乌泥泾,她留下的手工棉纺织技艺还在传承,并已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

非遗在身边

我说,为什么不会哭?女儿想了想,说,不知道。我拍了拍女儿的肩说,你现在长大了,你要变得坚强起来,知道吗?女儿说,好。我又说,这样吧,你帮我看,哪个同学在验血的时候会哭,然后你回来告诉爸爸,好不好?女儿说,好。

周一下班回家,我放下包,看见女儿又在房间里蹦蹦跳跳,赶紧喊她过来。女儿听到我的声音,很听话地走到了我身边。我又蹲下身,看到了女儿的头顶,我说,今天验血了?

女儿点点头,说,是。我说,你哭了吗?女儿摇摇头,说,没有。我说,那有其他同学哭吗?女儿说,有一个女孩子哭了,不过我们都笑了她,然后她就不哭了。我说,那你为什么不哭呢?女儿看了我一眼,说,我和她说,我们长大了,已经上中班了,不能像小时候那样哭了,我们要变得坚强起来,不坚强的孩子是没人喜欢的。那个哭了的女孩子,大家都笑了她,然后她也变得坚强了起来。她说她以后也不再哭了。爸爸,那些话都是你教我的。

女儿说话的时候,嘴巴翘得高高的,很像一个胜利归来的英雄,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神采。

我摸摸女儿的头,看来女儿真的是懂了。在为女儿自豪的同时,我隐约想到了若干年前的自己,可不就是和女儿一般,在父母的殷切期望教导下,同样是在坚强成长着,直到每一天。